

# 致我的青蛙王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 科蒂斯·希登费尔德 著  
沉汐 译

*The Man of My Dreams*



# 致我的 青蛙王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 科蒂斯·希登费尔德 著  
沉汐 译

The Man of My Dream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3977 号

Curtis Sittenfeld  
**The Man of My Dreams**

---

Copyright © Curtis Sittenfe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我的青蛙王子/(美)希登费尔德著;沈汐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  
ISBN 978-7-02-006270-6

I. 致... II. ①希... ②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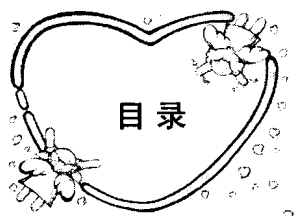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386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特约策划:吴文娟  
封面设计:左 君

**致我的青蛙王子**  
Zhi Wo De Qing Wa Wang Zi  
[美]科蒂斯·希登费尔德 著  
沈 汐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3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270-6  
定价:18.00 元



## 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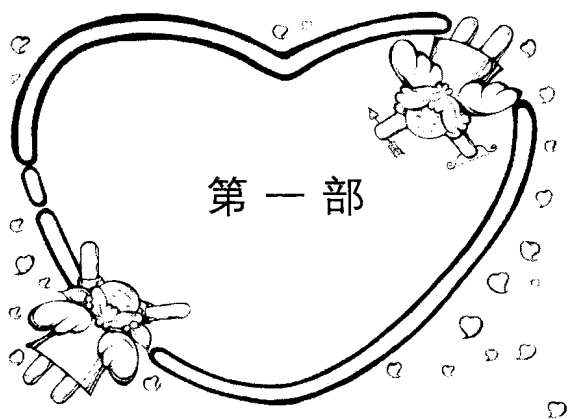
|               |   |
|---------------|---|
| 1. 1991 年 6 月 | 3 |
|---------------|---|

## 第二部

|     |               |
|-----|---------------|
| 39  | 2. 1996 年 2 月 |
| 61  | 3. 1997 年 4 月 |
| 90  | 4. 1998 年 7 月 |
| 109 | 5. 1998 年 8 月 |
| 139 | 6. 1998 年 9 月 |

## 第三部

|               |     |
|---------------|-----|
| 7. 2003 年 2 月 | 169 |
| 8. 2003 年 8 月 | 216 |
| 9. 2005 年 5 月 | 239 |





1

1991年6月

朱莉娅·罗伯茨要结婚了。是真的：她的礼服价值八千美金，将由泰勒·特拉菲坎特西好莱坞沙龙订制，是两件套，在婚典之后的招待会上，她就能卸下拖裾和长裙，翩翩起舞。伴娘的礼服会是海水泡沫的绿色，她们的鞋子(Manolo Blahnik 品牌，四百二十五美元一双)也会染成相同的颜色。伴娘是朱莉娅的经纪人(有两个)、她的化妆师和一个女演员朋友，尽管没人听说过她。蛋糕会有四层，用紫罗兰和海水绿的糖衣饰边。

“我想知道的是我们的请柬在哪？”伊丽莎白说。“是信件送丢了么？”伊丽莎白——汉娜的姑妈——正站在床边叠衣服，汉娜坐在地板上，大声朗读着杂志。“再问一遍，她的未婚夫是谁？”

“吉弗·莎瑟兰，”汉娜说。“他们是在拍《灵异空间》时认识的。”

“他帅吗？”

“还行。”实际上，他很帅——留着金色的胡茬，更棒的是，一只眼睛蓝色，一只眼睛绿色——可汉娜不想暴露自己的品味；也许她的品味很糟。

“让我们来看看，”伊丽莎白说道，汉娜便把杂志举了起来。“呃，”伊丽莎白说，“还过得去。”这让汉娜想起了达拉克。汉娜一周前来到匹兹堡时，达拉克——伊丽莎白的丈夫，汉娜的姑父——还在路上。达拉克回家那晚，汉娜刚摆好餐桌准备完色拉，达拉克说：“你一定要永远和我们一起，汉娜。”也在那天晚上，达拉克在二楼的浴室里大声吼道：“伊丽莎白，这地方简直太糟糕了。汉娜会以为我们是牲畜。”他跪下双腿，开始刷洗了起来。是的，浴缸的确很脏，但汉娜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擦过一次桌子、换过一次床单或倒过一次垃圾。而达拉克，在刚刚开完十六个小时的车后，却在地板上干活。不过有一点——达拉克很丑。他真的很丑。他的牙齿黑乎乎的，参差不齐，眉毛又长又卷，像他的牙齿那么杂乱，他还留着个小辫子。他又高又瘦，口音很好听——他是爱尔兰人——但还是难看。如果伊丽莎白觉得吉弗·莎瑟兰只是过得去，那她怎么看她丈夫呢？

“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伊丽莎白问。她拿起两只袜子，都是白色的，但显然长短不一。她耸耸肩，大概是对她自己，然后把她袜子卷成一团，扔到叠好的衣服堆里。“我们要为朱莉娅办一个派对。结婚蛋糕、去边的黄瓜三明治。我们为她的幸福祝酒。大家都喝汽泡苹果酒。”



汉娜观察着伊丽莎白。

“怎么？”伊丽莎白说。“你不喜欢这个主意？我知道朱莉娅本人不会出席。”

“噢，”汉娜说，“好吧。”

伊丽莎白笑的时候，嘴巴张得那么大，臼齿里的填料都能看见。“汉娜，”她说，“我可不是疯子。我知道一个名人可不会因为我邀请她就大驾光临。”

“我没那么想，”汉娜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这不完全正确；汉娜从来就读不透她姑妈。汉娜的生命中总是有伊丽莎白的身影——汉娜记得自己六岁时坐在伊丽莎白的汽车后座，伊丽莎白跟着收音机起劲地大声唱着《你如此虚荣》——但大多时候，伊丽莎白只是个遥远的存在。尽管汉娜的父亲和伊丽莎白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两家人却多年不曾见面。现在，待在伊丽莎白的屋子里，汉娜意识到自己对姑妈实在知之甚少。她对伊丽莎白的主要印象是很久之前得来的，远得忘了时间：有一次，伊丽莎白当上护士后不久，一个病人留给她一大笔钱，伊丽莎白把它挥霍一空。她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派对，尽管没有理由，那甚至不是她的生日。从此以后，她的生活一直捉襟见肘。（然而，汉娜很吃惊地发现达拉克不在的时候，姑妈经常叫中餐外卖，而他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在。他们过起日子来完全不像入不敷出的样子。）就经济状况而言，伊丽莎白嫁给一个卡车司机毫无益处。这个爱尔兰嬉皮士，汉娜的父亲这么叫他。九岁时，汉娜问母亲嬉皮士是什么意思，母亲说：“意思是达拉克从来不洗澡。”现在汉娜发现并非如此。

“我们在她结婚前还是之后举办派对呢？”汉娜问。“她六月十四日结婚。”接着，想象着请柬上肯定会用华丽的字体这样写着，她补充说道：“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何不就在六月十四日那天呢？达拉克可以做我的男伴，如果他在的话。罗里可以做你的男伴。”

汉娜感到一阵失望。她的男伴当然会是她八岁的弱智表弟。（那是伊丽莎白经济破败之谜的最后一个谜底，据汉娜的父亲说，罗里患有先天唐氏综合症。罗里出生那天，她父亲下班后站在厨房，边翻看信件边对她母亲说：“他们要供养这孩子直到他们进坟墓。”）但是汉娜又以为伊丽莎白能说什么呢？你的男伴会是我同事十六岁的儿子。他非常英俊，而且他会一下子喜欢上你。当然，汉娜希望是这样。她总觉得某个能让她爱上的男孩会从天而降。

“我希望能找到我的结婚礼服给你在派对上穿，”伊丽莎白说。“我现在连大脚指头都挤不进去了，不过你穿会非常漂亮。可天晓得我到底把它放哪了。”

伊丽莎白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婚纱放在哪里呢？那可不像丢掉一条丝巾。在费城家里，汉娜的母亲把婚纱存放在阁楼上一个带软垫的长盒子里，像一具棺材。

“我要把另一堆衣服放进烘干机里，”伊丽莎白说。“去不去？”

汉娜站了起来，手里还捧着杂志。“吉弗出钱让她刺了个文身，”她说。“是一颗红心和一个中国符号，表示‘心的力量’。”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说，“他告诉她，‘作为我爱你的标志，你将被一根带墨的针不断地扎。’我们真能相信这家伙吗？”她们来到一



楼,穿过厨房,走向地下室的楼梯。“我能问问文身的位置在哪吗?”

“在她左肩。达拉克没有文身,是吧?不过,卡车司机好像都有这爱好?”这大概是个无礼的问题?

“没听他说过。”伊丽莎白说,看起来并不生气。“不过,大部分卡车司机可能都不吃豆腐,也不热衷于练瑜伽。”

昨天达拉克向汉娜展示了他的大卡车,他把它停在私人车道上;卡车属于他为之服务的公司。达拉克现在的路线是从匹兹堡装上轮轴,运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克罗利,送完货后再装上食糖,运到亚里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送完货后再装上女用拖鞋运回匹兹堡。有天晚上,达拉克让罗里表演怎么翻转前排座位进入卧铺车厢。然后达拉克指给他看他平时躺着发呆的床铺。一路上罗里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是我爸爸的。”他对汉娜说了好几遍,拼命做着手势。显然,这卡车是令罗里痴迷的东西之一;另一样令他痴迷的是他的校车司机新生的小狗。罗里其实还没见过小狗,但大家已经在讨论让伊丽莎白这个周末带他去拜访司机的农场。汉娜看着她坐在车里的表弟,不知道他对父母的崇拜是否会一直如此纯粹。也许他的唐氏综合征会冻结他们的爱。

伊丽莎白把湿衣服放进烘干机后,她们爬上地下室的楼梯。到了客厅,伊丽莎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脚翘上茶几,大声地叹着气。“那我们接下来干嘛?”她说。“达拉克和罗里起码得一个钟头才能办完事回来。听听你的建议。”

“我们可以去散步。”汉娜说。“我不知道。”她往客厅的窗外瞄了一眼,窗户正对着前院。事实上,汉娜发现这里周围很破。她的家在

费城郊外，宽大的草坪将一幢幢屋子隔开，车道蜿蜒曲折，门前两侧竖立着古希腊多利斯式柱子。这里没有前廊，只有斑斑点点的云母石门阶，坐在外面的时候——前面几晚，汉娜和伊丽莎白待在外面，罗里试图捕捉萤火虫——你能听到隔壁邻居的电视声。草地干枯，猎兔犬对着夜色吠叫，而在下午，一些脸色苍白的少年穿着紧身短背心踩着自行车兜着圈，就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发型精致的记者站在某七十六岁老嫗被谋杀的犯罪现场前时，他身后的背景就是那样。

“散步这主意不坏，”伊丽莎白说，“可外面实在热得要命。”

接着，客厅，实际上整幢屋子都陷入一片安静，只有楼下烘干机里衣物滚动的声音。汉娜能听见金属纽扣与机器内壁的撞击声。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伊丽莎白说。“不过别带杂志。”她冲汉娜咧嘴一笑。“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少名人的快乐。”

汉娜是被运送到匹兹堡的。她被送走了，乘着一辆灰狗大巴，而艾莉森却因为考试而能留在费城和她们的母亲待在一起。汉娜觉得自己也应该继续留在费城，出于同样的原因——考试。但是汉娜上八年级，而艾莉森读高中三年级，很显然这意味着她的考试更重要。而且，在父母眼里，汉娜不仅年纪小，也不如姐姐稳定，因此也就不太方便。所以尽管汉娜的学期还没结束，她就已经来到这里，无限期地与伊丽莎白和达拉克待在一起。

据那封威廉·塔克医生签过字，由母亲亲自交到校长办公室的信称，汉娜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所以家里请求学校同意她夏天来时再补课。这是个谎言。没有威廉·塔克这个人，这是汉娜的母亲和



汉娜的姨妈波利凭空捏造的。过去十天里,汉娜的母亲和艾莉森一直待在波利家。汉娜也没有得单核细胞增多症(母亲和波利姨妈本打算选择水痘,但她们考虑后觉得汉娜这个年纪还没得过水痘会显得奇怪,而且,别人以后也会怀疑为什么她没留下疤)。汉娜之所以不能上学,是因为有天晚上父亲把她、母亲和艾莉森赶出了家门。显然,这有些疯狂。但比起他做过的其他事情,这并不见得更疯狂或残忍。也不是说他一直都这么疯狂或残忍。他就是他自己;他可以非常和颜悦色;他是与她们共存的天气系统,只要他在旁边,她们的一切举动都得围着他的情绪转。难道她们三个不明白,和他一起生活就该如此吗?抱怨或反抗毫无用处,就像抱怨或反抗龙卷风一样。这正是汉娜对母亲现在拒绝回家最感到纳闷的地方,也是汉娜对这个变故责怪母亲和责怪父亲一样多的原因。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而抗争的?她不再遵循家里的游戏规则了。

也许是因为外界因素作怪,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午夜过后驱车敲开波利姨妈和汤姆姨父的家门,而通常父亲的怒火都只限于屋内,不为外人所知。或者,是因为战火升级的原因,他让她们滚蛋的方式比起通常的吼叫、摔门,或偶尔的摔盘子都更戏剧化。而且这确实令人发窘(当时站在菲格表姐和内森表哥面前的汉娜穿着印有警察顶灯的粉红睡衣,那还是她五年级时的衣服),但这一幕并不令人震惊。母亲拒绝回家——她是故意表现得好像这令她震惊一样。她表现得好像她们,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对汉娜的父亲提出正常的要求。但她们都很清楚,她们不可能对他有正常的要求。而这些年来,汉娜的母亲正是那个最最迁就父亲的人,那个通过言传身教让汉娜

和艾莉森学会到底迁就是怎么回事的人。

汉娜关上电视——白天开着电视让她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她拿起前天的杂志。她独自在家：伊丽莎白在上班，罗里在上学，达拉克明天又要出车，他现在在五金店。

成名会很不错，汉娜翻着杂志想。不是因为人们想象的那些原因——金钱、光环——而是因为绝缘性。如果你是名人，怎么可能感到孤单或厌烦？不会有时间，因为你甚至永远无法独自待着。你会在一拨拨人群、一场场会面之间奔赶，看剧本、试第二天参加颁奖典礼时要穿的缀珠银色长裙，做仰卧起坐时，你的私人教练安立奎弯腰给你加油鼓劲。你会有个贴身助理，人们会为了和你说上一句话挤破头。记者们会想知道你的新年决心或你喜欢的零食；他们在乎这些信息。

朱莉娅·罗伯茨的父母在她四岁时就离婚了——她父亲，瓦尔特，是名真空吸尘器推销员，而她母亲，贝蒂，是教堂的文员——她九岁时父亲死于癌症，这肯定很糟糕，除非她们感觉如释重负。不管怎样，朱莉娅的童年是很遥远了，在佐治亚州，斯麦纳。如今她二十三岁，居住在加州，汉娜从没去过那里，但想象中那里大风吹着，明亮，到处可见高个子、锃亮的汽车和无限蓝的天空。

刚过中午一点，汉娜一小时后才吃了个花生酱肉冻三明治，可她又开始想着厨房里有什么可吃的：达拉克昨晚剩下的素馅玉米卷饼，巧克力碎片冰淇淋。她在发胖，在她来匹兹堡之前就开始了。上了八年级后，她重了十一磅；她现在有臀部了，胸罩尺码是以前无法想



象的令人不悦的 36 C。而且,突然之间,她脸上出现了一个陌生人的鼻子。直到看了最近的班级合影她才意识到这点:她的浅褐色头发、苍白的皮肤、蓝眼睛,然后,那儿,鼻子末端那团多余的肉,要知道以前她一直长着母亲那样小而翘的鼻子。汉娜的母亲是个娇小的女人,特别爱束发带,头发染成金色,每天早上与波利姨妈和另外两个女人打网球双打,冬夏无阻。她三十八岁时戴了矫正架,四十岁时——是去年——拿掉了,但事实上她一直拥有戴矫正架的成年女性的迷人魅力:受到优待却并不趾高气扬,好心善意然而轻描淡写。她从未评论过汉娜的体重,但有时候她会过分热心地谈论诸如芹菜之类的话题。那些时候,在汉娜眼里,她对自己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批评,小心翼翼地试图阻止女儿走上歧路。

汉娜是真的变丑了吗?如果是的话,那可是顶顶糟糕的事情了;她会让她和家人失望,而且可能令所有的男孩和男人们失望。汉娜从电视里、从男孩和男人们的眼睛里可以知道这点。你可以**看得出**他们最想要的就是美貌。并非出于大男子主义或是他们奉行的任何原则。只是出于本能,观赏并享受。这是他们所期望的,而他们期望最多的对象是豆蔻少女。等你变老了,像伊丽莎白那样时,变胖也没什么,但当你十几岁的时候,漂亮或至少可爱是你的责任。对任何男性说“十六岁少女”这个词,不管他们是十一岁还是五十岁,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两眼放光,或者他们也许会努力不让自己两眼放光。但他们会想象十六岁少女晒成麦芽色的光滑大腿、高耸的胸部、长长的发丝。对她的美貌有所期待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应该跳一会儿操,汉娜想,现在——二十五下或五十下。但冰

箱里有切达芝士,碗柜里有又脆又咸的饼干。她站在水槽旁吃了起来,直到感觉自己又肥了一圈,然后离开了屋子。

她姑妈住的那条街通向一个公园,公园尽头有个公共泳池。汉娜沿游泳池的围墙走了约摸二十码,转过身。她在一张破旧的野餐桌前坐了下来,又翻起了杂志,尽管每篇文章她都已经读过好几遍了。她打算这个夏天去费城做志愿护士助手,她也可以在伊丽莎白工作的医院做,如果她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的话。但她不知道。她已经与艾莉森和母亲通过电话了,家里看来一切照旧:她们还住在波利姨妈和汤姆姨父那儿,她母亲还是不愿意回家。在某种意义上,最古怪的莫过于想象父亲晚上独自在家的情景;很难想象她们不在的时候他怎么发火。好比是独自看一场比赛,大声喊出结果一定感觉很蠢,毫无意义。没有了旁观者,愤怒是什么?没有了揣测你下一步举动的观众,紧张气氛又在哪里?

一个穿着牛仔裤和白色紧身短背心的男人朝汉娜走来。她低下头,假装在看书。

很快他就站在身边了;他是走过来找她的。“有火吗?”他说。

她往上看看,摇摇头。这家伙可能有十八岁,比她稍微高几英寸,金色发亮的头发如此之短,几乎是贴着头皮刨过的。他胡子拉碴,蓝眼睛眯缝着,嘴唇鼓鼓的,胳膊的肌肉很有型。他从哪来?他两根手指间夹着一支没点过的烟。

“你不抽烟,是吧?”他说。“会致癌。”

“我不抽烟。”她说。

他看着她——看起来他好像在用舌头剔着门牙——接着他说:



“你多大了？”

她犹豫着；她两个月前刚满十四。“十六。”她说。

“喜欢摩托车吗？”

“不知道。”她怎么跟他交谈起来的？她有危险吗？一定是，至少有那么一点。

“我在我兄弟那儿修摩托车。”这家伙动了动右肩，但很难说清他指的是哪个方向。

“我得走了。”汉娜说道，她站了起来，两条腿分别跨过野餐长凳。她走开时，又回头望了一眼。那家伙还站在那儿。

“你叫什么？”他问。

“汉娜，”她说。马上，她希望自己告诉他的是其他更好的名字：吉纳维芙，也许，或者维罗尼卡。

汉娜九岁时，在一次睡衣派对上学会了一个笑话，不管讲笑话的人说什么，其他人都必须回答：“橡胶球和烈酒。”

星期天上午，她父亲去派对接她时，她决定在他身上试试这个笑话。他看来有点心不在焉——不断换着电台频道——但和她继续着游戏。感觉只有他俩在车里的时候讲这个笑话很重要，因为汉娜怀疑母亲不会觉得好笑。但父亲很有幽默感。周末她睡不着觉的时候，有时会去小房间和他待在一起，看《周六晚间直播》，他给她喝干姜水，母亲和艾莉森都在睡觉。那些时候，她会看着电视机的闪烁亮光照在他的侧面，电视里观众笑的时候他也在笑，这让她感觉很自豪——这让他看起来像是她们家庭之外另一个世界的人。